

枯骨

下册



司马紫烟 著

枯 骨 令

司马紫烟 著

(下 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 枯骨令

作 者: 司马紫烟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涪陵日报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23

字 数: 46 万

版 次: 1992 年 8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01—20000

定 价: 12.80 元 (上 中 下)

ISBN7—80579—212—7 /I·176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十余位少女，突然接到神秘的“枯骨令”后，纷纷出动；原来她们不懂武功，但刹那间便成了武功高强的杀手，闯到江湖上胡作非为，滥杀无辜，一件件血案震动了武林。同时，酷似当年在江湖赫赫声威的奇女冷面罗刹的年轻女子苏蛟，冒其威名也到江湖上狂屠乱杀，但她的行动却为名叫高栋的年轻侠士阻止。两人在多次冲突并经历了种种极为恐怖的事件后，消除了误解，产生了爱情。后两人深入虎穴，探知了血案中的秘密，并最终破获了以“鬼宅”为基地的江湖黑帮，为亲人报了仇，为无辜受害者伸了冤。而真正的冷面罗刹因练功走火入魔失去了武功，一直为歹人利用，这时也重见天日。而苏蛟成为了她奇功的唯一传人。作品情节曲折，故事惊险，可读性极强。

目 录

第一章	枯骨令	(1)
第二章	冷面罗刹	(49)
第三章	恶梦重温	(89)
第四章	血海深仇	(215)
第五章	人世鬼窟	(281)
第六章	魔踪	(346)
第七章	天阳地阴	(429)
第八章	曾氏兄妹	(494)
第九章	石牢奇险	(531)
第十章	溯源归宗道始末	(597)

第七章

天阳地阴

苏蛟高栋说笑几句，又谈及去停县正题。

章深却道：“你们果真不怕冷面罗刹那魔头？”

二人相视微笑，高栋道：“的确不怕啦，你老放心吧！”

章深不解道：“为何几日前畏之若蛇蝎，几日后，竟发此豪言，老夫可弄不懂，早这样你们也不必躲进‘静玄宫’啦。”

苏红笑道：“他二人这几日在地下，一定快活似神仙，多也是遇上神仙，传授了什么法术，故什么都不怕啦！”

苏蛟听妹妹说“快活似神仙”一语时，心中一惊，怕她口没遮拦，说出不中听的话来，但见她转了意思，惊心始安，笑道：“不瞒章老伯，我与高栋这几日在‘静玄宫’内，是不吃不睡，足足打熬了几个昼夜——”

苏红惊道：“天爷，你们竟——”

苏蛟立即听出其话中意思，忙打断她，道：“我俩昼夜练功，已有小成！”

章深白眉一扬，呵呵笑道：“小娃娃，怎对我老头子说谎？”言毕，脸上已微露不愉之色。

高栋道：“章伯伯，她没有说谎。”

章深道：“哦？你们练的什么功哪，凭几日功夫便道有小成，那别人一项功力常练十几年甚而几十年，那饭不是白吃，岁数不是白活了么？”

苏红道：“师父，我看见他们——”

苏蛟大急，抢着道：“妹妹，你少插嘴好不好。章伯伯，你有所不知，我们用的是非同寻常之法，故能速成？”

章深道：“用什么方法？”

苏蛟道：“我将自身功力，转输他体内，这好如二人合一。”

章深大惊道：“胡闹，真正胡闹，你们还想要小命不要？谁这么胡弄，谁到头就会因之丧命，快停下来，立即停下！”

高栋笑道：“章伯伯不必担心，我们练功已成，并未出现任何差错。”

章深摇头不信，道：“这种万分凶险的做法，千人中难成功一个，故几乎是绝对禁用之法，你们真糊涂，不要以为现在没事，要不了多久，就会伤发而死，便不死也是废人一个，唉，怎么办！怎么办！”他急得跺脚不已。

苏蛟道：“章老伯，我们真的无事！”

高栋道：“若不信，便请拿我脉象。”

章深表情痛苦，道：“已失了婷丫头，你又有差错，叫我如何对得起你死去的父母？”

高栋这时已把手伸了过去，章深挡开道：“不用拿脉，这个我清楚，拿了脉象，还不是多增我苦恼！”

苏蛟见老头子固执，不觉好笑，道：“妹妹，你拿拿我脉象，看是否有何偏差、混乱。”

苏红伸手捏住其腕，道：“我功力浅微，试试看吧。”

她认真仔细地为姐姐拿了会脉。苏蛟微笑，而章深则只是叹气摇头。

须臾，苏红面露惊异，对章深道：“师父，姐姐这脉好怪！”

章深叹道：“拿自身作贱，这脉还能不怪？不过是七经八络，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就是了！”

苏红嗫嚅道：“不是乱……而是震……震得我手指生痛……”

章深道：“胡说八道！”

苏红嘟起小嘴道：“不信你自己摸嘛，便这么骂人！”

章深这才伸过手，住苏蛟腕上拿去，道：“小娃儿家家，懂什么脉象！”

他捏住苏蛟皓腕好一会，满脸迷惘，继而他换手又捏，这次持续时间更长，渐渐地他脸上迷惘变为惊诧，后手指头竟尔微微颤抖起来。

高栋笑问道：“怎的？”

章深不语，放开苏蛟，又来拿高栋的脉，反复数次后，连道：“奇怪！奇怪！”

苏蛟道：“章伯伯，小娃儿没骗你吧？”

章深叹道：“你们脉象非但没乱没弱，反而强劲如斯，真乃出我意料……红儿说得不错，确是震指生痛……但说实在的，这种成功，几等奇迹，万里莫挑一，非人力所能为，只可看做天意……”

苏蛟笑道：“老天爷护佑好人。”

章深又不解道：“若蛟儿将功力输给高栋，理应此弱而彼强，现在怎的二人一般强劲？”

苏蛟遂把如何传输功力，成后又传，二者合一，往返循环，已至水乳交融，俱成大成的过程说了，只是把二人裸体输功练功一事略过不提。

章深深为感叹，连呼：“天意，天意……”

苏红道：“你们练功怎的把衣裙搞得乱七八糟？”

苏蛟听她又来了，恨道：“偏你就看得见乱不乱，还多话，看我还教你功夫不？”

苏红一伸舌头道：“乖乖不得了，总是做姐姐的大，我们小辈只好噤声。”

章深不知她们说的是什么，不以为然，而高栋却哪壶不开提哪壶，道：“你们姐妹在说什么呢？”

苏红刚要说话，苏蛟抢着道：“她问你狂飙剑怎的使法哩！”

高栋惊诧道：“我不懂使狂飙剑，若说别的武功，我倒可以教你。”

苏红大喜道：“姐姐，你也别欺我了，你不教，还有高家哥哥教呢！”

苏蛟哼一声道：“我不许，他敢教么?!”

高栋笑笑不言，苏红摇头道：“那就没办法了!”

章深仍在为他二人欢喜，道：“栋儿，你修的自是王老儿天阳功，但蛟儿修的是什么功，何以能如此水乳交融?”

苏蛟道：“晚辈习的是地阴功。”

章深惊叹一声，道：“天阳地阴，阴阳交合，柔刚相济，那是天下第一等的神功啊！这冷面罗刹竟然肯把这功传你，倒没料到。难怪你功力那么强，那晚老夫几乎抵你不住!”

苏蛟想到自己错把恩人当仇人，不禁赧颜，低头道：“章伯伯见笑了……”

苏红在一旁听得出神，蓦地，她叫一声道：“我懂了!”

章深诧异道：“红丫头，你懂什么了?”

苏红道：“这个呀，可不能对你说。”

章深道：“为何不能说?”

苏红道：“姐姐不让说的!”

苏蛟咬牙恨道：“红丫头，少疯疯癫癫的行不行!”

苏红委屈道：“我原想错了你们，现在弄懂了又有什么不好?”

苏蛟道：“你懂个屁!”

苏红的把姐姐拉到一旁，耳语道：“你们练功要阴阳合璧，所以那么练法……我现在总算清楚啦……”

苏蛟惊道：“你知道练法?”

苏红伏在她耳畔，叽咕说了一阵，苏蛟粉脸通红，推开她道：“胡说八道，一派胡言!”

苏红叹道：“唉呀，又说错了！……”

这边章深却拉着高栋，叫他试演一路拳掌，看看功成后的威力。

高栋自然从命，而且他自己也心痒痒的，想试试自己功力。于是便叫上苏蛟姐妹，四人一齐往后花园去。后花园占地宽阔，当然比厅中好多了。

四人到了后园，选了片大草坪，苏红还到“静玄宫”内，搬来了刀剑。

章深道：“孩子们练一路给老夫瞧瞧，也好为你们欢喜。”

高栋看看苏蛟。苏蛟道：“你先练吧。”

高栋向章深一施礼，道：“章伯伯，小侄献丑了！”

其实，他也拿不准自己到底能练到何种程度，便选了一套师父教的入门拳法，那是从小练到大，极精极熟了。

他拿个桩，收腹挺胸，双拳一错，接着一矮身，左臂微晃，右臂呼地击出一拳。

这是入门拳法普通的一招，名“过山打虎”，他也未使出全力。但这拳打出后，却听到一缕啸声，有如疾风吹过，前边丈余远，有株手膀粗小树，这时，竟然咔嚓一声断了。

四人大为惊诧，高栋和苏蛟，都意想不到这么随意的一拳，居然有如此大威力。高栋甚而停招不练，走到小树边察看。

从那小树创口，好似被铁锤以巨力猛然砸击而成，四

人看后俱都骇然。

章深叹道：“内功一深，同样一招使出，结果大不相同，以这情状看，不说别人使这招，就是你自己原来使出这招，跟现在比也有天壤之别！”

高栋惊讶道：“是啊，以我过去功力，便是奋力直接在此树上击一拳，能否断得，尚有怀疑，更不用说用拳风震断它了！”

四人又慨叹一回。高、苏二人为自己功夫以十数倍增而惊喜不已。

高栋又继续练拳。他依章法，一招一式使将出来，每招都有不同的感受，举手招足，力无穷而又快似电闪，只听得呼呼拳风，有如朔风怒号，直激得地上杂草飞上半空。

苏蛟在这拳风中，都要运功抵御方站得住，而章深和苏红，则不住后退，苏红功力最弱，直退到三丈开外方站立得住。

高栋一路拳打完，竟犹未尽，又打出一路掌法。

这套掌是王思桐得意之作，临阵对敌威力极大，高栋打出，更是威势惊人。只见层层掌影翻飞，搅起漫天狂风，高栋犹如这狂风之源，呼啸声从他身旁，发向四面八方。每掌劈出，都如闪电雷鸣。

他愈打力道愈强，愈打愈快，猛地他腾身飞跃，直扑数丈外一块矗立的大石，只见双掌齐施，轰然巨响，那一人高的石头，击成一堆碎石！

苏蛟、章深、苏红，都是一声惊呼。而高栋一掌之

后，借力回跃，轻轻巧巧落到苏蛟身边，面不红，大气不喘，显得神闲气定。

章深摇头叹道：“王老儿这套掌法，以贤侄如此深厚功力使出，已出神入化，天下任何掌法都不能出其右了！”

苏红则目瞪口呆，半晌，方跑过来，拉着高栋的手道：“高家哥哥，你什么时候把这功夫教我！”

章深笑道：“傻丫头，这功夫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么，便是教你招式，你无那深厚内功，打出这套掌法，也还不是平淡无奇，中看不中用！”

苏红道：“那我何时才能练到这般内功？”

章深道：“这种内功，已臻化境，实非人功，已近神力，莫说你，便是我再练几十年，也做不到！”

苏红嘟着嘴道：“那他又做到了？他又不是神仙，我怎的又做不到？”

章深道：“高家哥哥与你姐姐这种情况，的是天缘巧合，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苏红叹气道：“那便算了。”

而高栋、苏蛟，听到天缘巧合，可遇不可求之语，均感甜蜜，心中暗暗感激造化之恩。

高栋练完拳掌，苏蛟道：“我便练一套剑吧！”

苏红道：“姐姐，是不是狂飙快剑？”

苏蛟道：“正是，你看好了！”

她微一运气，全身蓄势，一剑平胸，接着倏地递出。这是狂飙剑中一招，“过山疾风”。这一招递出，第二、第三招又闪电使出，接着一剑快似一剑。

这狂飙快剑，这番使出，不仅得其快和狠，而且剑气中带上了强劲内力，每一招使出，剑尖嗤嗤发声，并射出丈余长寒光。

高栋一见，忙叫：“小心了，那剑气已能伤人！”

章深和苏红，急忙跃开，那剑气嗤嗤扫过的地方，青草皆齐刷刷斩断。

苏蛟这轮狂飙快剑，表面看去没有高栋的拳掌般威势，但章深和高栋都看得出，其对敌人之杀伤能力，都要大得多，那丈余长的剑气，仿佛将这杀人利器加长了数倍，而且对方几防不胜防。

章深看得惊骇异常，对高栋道：“蛟儿这剑一使出，还有谁能抵挡得住她！”

这时，一个声音道：“有一个人能挡住！”话音落，苏蛟已收式站在他俩身边。

高栋道：“是谁能挡住你这狂飙剑？”

苏蛟笑道：“你这不是明知故问，想要我显示你的功夫能耐么？”

高栋道：“怎的？”

苏蛟道：“只有你能挡住啊！”

高栋道：“难说呀，或许我也挡不住……”

苏红道：“那当然啦，若姐姐不让你挡的时候，但便只有乖乖败下阵去！”

高栋哈哈大笑，苏蛟朝苏红骂道：“就你惹人讨厌！”

苏红向她做了个鬼脸，道：“我这是夸你威风，你反骂我，这才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哩！”

苏蛟不理她，对章深道：“章伯伯，以我们两个，如今可以去停县了么？”

章深笑道：“去得！去得！老夫原在心中打定主意，如果你二人定要说的话，就陪你们一起去，冷面罗刹本领再高，我们三个合力，也不见得就输给她了。但现在我不去了，现在去，非但帮不了你们，还会成为累赘。况且，冷面罗刹已在附近，我还得防她蹿到达州来！”

苏红嚷道：“我要去！”

章深道：“孩子话，我都不去了，你去干什么？”

苏红道：“我要为弟弟报仇！”

苏蛟道：“我们都是亲姐妹，为弟弟报仇有姐姐哩，你在家陪伴章伯伯吧！”

章深道：“二位何时动身？”

苏蛟道：“就明日吧。”

章深道：“好，我们今天好好聚一聚，欢宴一场，亦是为你俩饯行！”

高栋笑道：“好啊，我们已是整四日粒米未进啦！”

当晚，章深设宴招待两个小辈，还请了达州武林中有名人士作陪，大家尽欢而散。

当晚，二人仍到“静玄宫”内宿，待到那清修室，发现地上还遗着一条苏蛟的腰带，二人回忆起两人裸对光景，不由又是一阵耳热心跳。

苏蛟拾起腰带，道：“不要给红儿那个小鬼头瞧见了，否则又要纠缠不休。”

高栋道：“她今天伏在你耳边说什么啦，可否说给我

听？”

苏蛟脸一红，道：“这有何好问的？傻瓜！”

高栋给骂得莫名其妙，便是到房内睡觉后，他仍想不出，为什么要给骂做傻瓜，他心道，女孩儿的事情讲不清楚，以后最聪明的办法是不要问。

次日早上，二人向章深和苏红辞行。章深要送他们马匹，二人婉拒了，觉得带着马儿，反不便当。因他们此时轻功，速奔起来，马儿已不能及。

章深和苏红送到大门前。章深自是多有嘱咐，要其处处小心在意，不要自恃武功高强，倒吃意外之亏。

苏氏姐妹一见又别，免不了一番伤感，相执流泪，互道珍重。

高、苏二人远去，章深与苏红，直到望不见其背影方返回。

离了达州，二人运功疾行，真个快愈奔马，现在功力大增，稍一点足，立即去了数丈。达州城外，就是旷野，二人犹如两道疾风，在道路上一晃而过，瞬间数里。

二人走到半道，突闻前边金石交鸣，还夹着惊异急惶的呼喊，不由同时停了下来。

喊声和兵刃撞击声，来自道边一条斜伸到山里去的峡谷。

二人均感奇怪，是谁在这峡谷中厮杀？高栋听了一会，道：“是三个在拼斗。”

苏蛟道：“去看看去！”

二人一点足，飞掠入谷。谷地中果有三个在激斗，远

远就看得见剑光闪闪，那呼喊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

听着这声音，高栋一愣，足下加力，冲向前去。

这三个人中，只有一人在声嘶力竭地喊叫，其余二人则一言不发地在狠狠围攻他。

还没到那三人跟前，高栋就惊呼起来了，道：“大师哥，那叫喊的人是大师哥！”

苏蛟一时还搞不懂大师哥是谁，道：“大师哥，谁是大师哥？”

高栋道：“是我大师哥赵松！”

话方落音，二人已站在拼斗三人之前。高栋听到大师哥边招架边嚷：“喂，你们这是干什么！”声调又惊又怒。

高栋朝围攻大师哥的人望去，一股怪异感蓦地从心里腾起，倒抽口凉气，这二人中竟有个是妹妹高婷婷！

这三个苏蛟都不认识，不知谁是赵松，便等着高栋出手，但高栋目光古怪地瞅着战阵，如着了魔一样。

苏蛟不知何故，玩笑道：“怎的见着个姑娘，你眼都直啦？”

高栋指着姑娘道：“说来不信……这姑娘便是我那已死的妹妹高婷婷！”

苏蛟亦大惊失色，道：“她，她是鬼？”

高栋道：“不知道，但另一个少年……八成是你弟弟苏童，看……长得多象你！……”

苏蛟透口凉气道：“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这时，赵松蓦地发现了高栋，一边招架雨点般攻来的剑招，一边大喊：“师弟，你瞧这婷丫头怎的鬼迷心窍了？”